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六回 哄車

靈犀一點，瀉漏春光；玉貌韶年，令人意遠。不獨仲堪然也。仲堪得此消息，輾轉不寐。如有隱憂，一覺蒼騰，不知東方之既白，而同棧諸三車，如蠅附羶，如蟻旋磨，早各向車局賃得一輛，準備午發。蓋斯時檄赴信陽三車，已先後遵軌至也。仲堪心曲所注，實在彼美，知音世少，相見時難，反以倉猝游梁，有事作合，故索車諸事，強半付之奚僮。滿望於午後與諸客同赴武氏，孰知未及日昃，諸客已車粼粼，馬蕭蕭，一笑揚鞭而去矣。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，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？仲堪與諸客樂數晨夕，臨風把酒，賞雨敲棋，茶灶香爐，琴囊書篋，無不互商位置。即至酒酣耳熱，慷慨悲歌，亦復前於後唱，此倡彼和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，白傅洵知甘苦哉。惟諸客大率寒酸，急於成行。固非棄仲堪而不顧，仲堪進退維谷，心如轆轤，不料好事多磨，增此一重障礙，枇杷門下果在誰家，楊柳樓頭仍同陌路，念此女必非藩園中人，弱草相依，名花無主，傷哉集蓼，慘矣飛茵，餘之罪也。不則梨隨雨打，整毒奚堪，桃逐浪流，鳩媒易墮，玉雖不碎，璧已遭污，又豈我所能為力耶。群流交匯，萬弩竟攢，恨不插翅入武氏家，與彼姝者子，一訴衷曲也。

奚僮見仲堪忽忽如有所失，方疑諸客揚鑣分道，僅剩子身，因之意有未慊，即翩然向車局探動定。仲堪略不措意，但呼棧役詢武氏寓，役曰：「吹雲易散，掬月難撈，此間妓家，半多流寓，往時趁墟紛至，均僦舍於雞鵝口街左近，夕陽西下，每有姊妹花三五朵相點綴，近則清明時節，細雨紛紛，不復有馬嘶金勒，人醉玉樓之趣矣。花事漸謝，個中人又別營新壘，飄馳蓬轉浪激萍浮，物色佳人，良非猝得。公子尚未行，再容徐訪，但不知公子能細數落花，緩尋芳草否？」仲堪曰：「速為我圖，當有以報。」其時奚僮正喘息入。

仲堪睹奚僮狀，知其有異，遽呵曰：「汝何事忙？」奚僮始咻咻曰：「公子車不可得矣，日晡至局時，但聞萬聲鼎沸，庭前諸人如潮湧，馬嘶人語，氣急汗流，望之均衣冠楚楚，交相評論，局中實虛無一人。室中陳設，搗毀滿地，書畫片片作蝴蝶舞，奴詢諸旁觀者，乃知彼此以爭車故，哄成眾怒。經州司馬言於道署，允為排解，公子不出，僅力烏能得車，詎試期不過二十日，曷以一封書乞憐當道哉。」仲堪曰：「我無長鉞，何事重彈，人到寶山，不妨空手，汝姑退，休無刺刺述車事亂人意。」靈雨兼旬，未暇先暮。仲堪覓覓踽踽，但呼青州從事，平原督郵為伴侶，雜感交作，莫可排遣，無車入汴，停頓中途，固非初意所及料，惟是玉珂風想，金鑰雲迷，柳在蘇藏，桃疑秦避，餘豈竟虛此一行哉。當時塵海茫茫，問津無處，餘亦姑忍然舍之。今則杳未出牆，棟先報信，尋根究底，未必無一面緣，但旅邸長棲，名場中梗，僅與不解事之童子相周旋，自顧亦無樂趣，留原非計，歸又何辭，未免有情，花顛隔簾之影；似曾相識，襟多漬酒之痕，已矣！已矣！拋書漸倦，就枕仍醒，為彼個儂，益涉遐想，乃為詩曰：

破瓜年紀女兒身，荳蔻梢頭不解春。急雨揉花花墮園，憑誰抬舉出風塵。  
楊枝無力強支持，深鎖葳蕤若個知。我乞比鄰崔處士，護花不許告封姨。  
粉褪脂殘剩骨香，莫將自賞傲孤芳。幾多蜂蝶紛紛鬧，桃李雖穠是隔牆。  
東勞西燕欲分飛，紅瘦何堪綠更肥。葉未成陰枝未滿，有人搔首惜芳菲。

詩成猶有餘旃，以為不遇此姝，誓不返旆。奚僮聞聲曰：「公子何憂之深哉？往者奴勸公子，函達司馬，公子且咎奴多口，近日人煙寥落，市面蕭條，公車已一律啟行矣，游梁之計，恐成畫餅，偃旗息鼓，不如歸休。游子異鄉，徵人客館，不識老主人如何盼望也，且此去東南風景，盡可娛情，沂水冠童，快聽臨風之詠；蘭亭少長，分流曲水之觴，樂事賞心，隨在俱有。胡戀此塵囂地為？」仲堪雖意不為然，而實無以對奚僮，但曰：「馬瘠僕痛，姑事休息，且群轍雖遠，或者猶可為後塵步也，汝第少安毋躁，去就我自主之。」然仲堪待棧役之複音，實有望穿秋水者。

積雨以後，風尖日澹，春寒料峭，未肯出門。仲堪檢點行篋，奚僮逐一整理，冠履衣裳，半遭雨漬。彼此惋惜，忽棧役闖入曰：「公子！公子，得之矣，亦在雞鵝口街角。本北人，來此未久，行將挈之去。公子曷從奴行。」告語未終，愁思頓展，到藍橋而有路，借紅葉以為媒。痛煞樂昌，鏡難再合；幾曾小玉，釵肯重還。斯時之仲堪，意尚狐疑，心如鹿撞。姑整齊簷之烏帽，重尋在笥之鸛裘，谷織靴紋，錦翻袍影，誠翩翩一佳公子也。童子何知，未敢進問，然念阮夫人歿後，仲堪無此裝束，一個悶葫蘆，何從打破。仲堪在前，棧役在後，勢不能追蹤而去。仲堪從棧役循徑以北，初謂費舉足之力，明眸善睐，壓輔承權，即可供我一賞，孰知不如意事，常至八九哉。

狗兒吠客，鸚哥喚茶，花徑三弓，珠簾一桁，南中曲院，往往得此幽趣。仲堪至門，僅白板扉兩扇而已，棧夥剝啄者久，始見一頰面黑者啟戶出，及睹仲堪，便屈一膝，低聲問姓，轉身高呼客至。仲堪早徐步而入，屋小容膝，簷矮礙眉，堂前一陣笑語聲，花面婆子率三五粉頭出，有高髻者曰排二，有左衽窄靴者曰排三，而濃施朱粉、雙跌不纏，年可十四五者，則排六也。排六橫眉未修，含睇若笑，身輕舞燕，鬢薄堆鴉，一似久開情竇者，雖姿首較佳，而意味難洽，此不過扶持之綠葉耳，名花傾國，豈別有雕欄護惜耶；抑圖畫中人，不輕易春雲一展耶？逡巡至再，但詢此處是武姓否？應者曰：「然。」仲堪不得以擇排六，偕紅粉兩行，一齊回首。排六乃攜仲堪入其室。

簾波油綠，爐火泥紅，匣鏡帷燈，更形悒悒。雖壁上綴琵琶諸樂器，而俗塵未撲者，何止三斗。仲堪本不耐久坐，回思使傳青鳥，若個通詞，宿指紅鸞，何時同命？不得不強與笑語。排六慙甚，自陳身世甚悉，仲堪乘間問曰：「卿家姊妹行祇此耶？」曰：「排七嬌憨，未足應客。」仲堪曰：「然則何無排四排五？」曰：「排四久緇矣。公子南人，不知故實，誰家有稱排五者？乾隆佛爺遊衛衛，納排五為妃，與宋徽宗之李師師，明熹宗之劉倩影，鼎足而立，固平康中一段佳話也。」仲堪笑頷之，度排四即若女。應囑其傳語假母，願見排四。

棉襖棉裙，棉袴子膨脹，那裡有春風新試薄羅裳，滿嘴大蒜和韭菜，膾膾。那裡有夜深私語口脂香，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，那裡有臨風一曲杜草娘，瓦杯滿注燒刀子，難當。那裡有蘭陵美酒鬱金香。

仲堪身歷其境，細味其詞，不覺對排六一笑。排六方調弦索，誤疑仲堪屬意，移坐身側，喋喋不已。仲堪曰：「汝何艱於一行耶？」排六曰：「得隴望蜀，談何容易，公子為排四來，禪參金粟，香領木樨，渠自有潔室在，不必以我處為停雲地也。業在我處即為我客，豈真枳棘，未可棲鸞。縱愧蒹葭，堅思倚玉，公子休矣。莫再絮絮問排四。」仲堪知急則生變，因啖以重金，乃許商諸假母，玉樹金釵，聲聲哀懇，按歌點拍，黯黯神傷。粉牆上祇斜陽一角矣。排六勸仲堪夜飲，仲堪辭以翌午。剛至簷階，假母又殷殷訂約，鹿難指馬，鼻不成盧，深局上苑之花，空泣長門之賦。何須碧漢，始訪天孫，為問紅綃，肯隨俠客。仲堪至此，決從棧役歸去，而奚僮尚倚門相候也。奚僮俟仲堪更衣畢，一再探問。仲堪曰：「汝閩人，舉車夫語不可辨，我故與棧役覓車耳。」奚僮證以棧役前言，未能符合，然不敢再逢彼怒。擬於夜間燈燭後，委曲相訴。噫嘻，渭城朝雨，挹來客舍之塵，揚子春風，喚醒青樓之夢。奚僮始行進酒，繼勸加餐，而仲堪且持著擊杯，唱懊儂歌一曲以自解。